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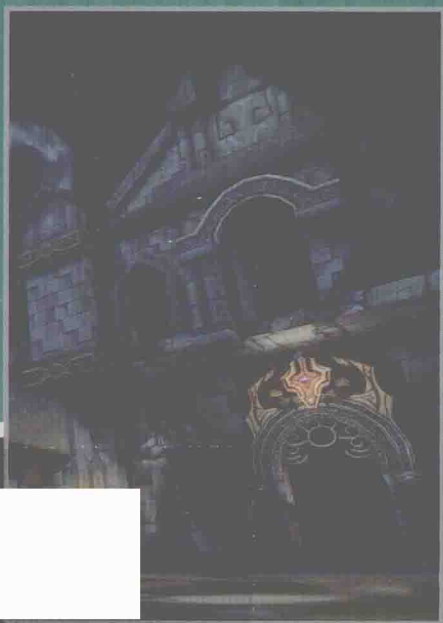
黎明 叛变者

下

[日]宇月原晴明

王耀振 译

黎明之叛变者



黎明叛变者·下



“REIMEI NI SOMUKU MONO” by Haruaki Utsukibara
Copyright ©2003 Haruaki UTSUKIBA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03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叛变者 / (日) 宇月原晴明著；王耀振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1
ISBN 978-7-5534-6502-9

I. ①黎… II. ①宇…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322号

黎明叛变者

作 者	[日]宇月原晴明
译 者	王耀振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41.7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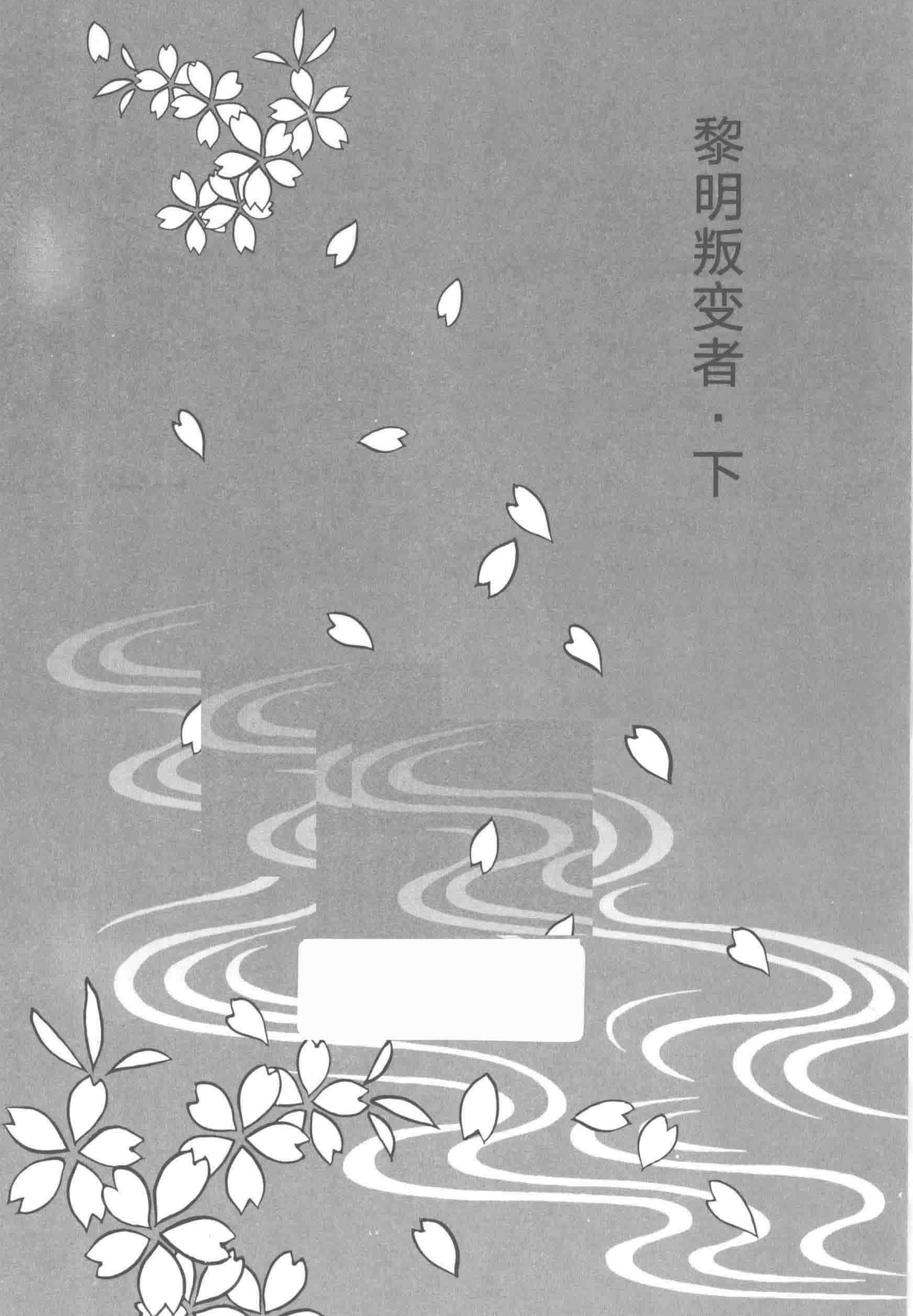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34-6502-9

定价 7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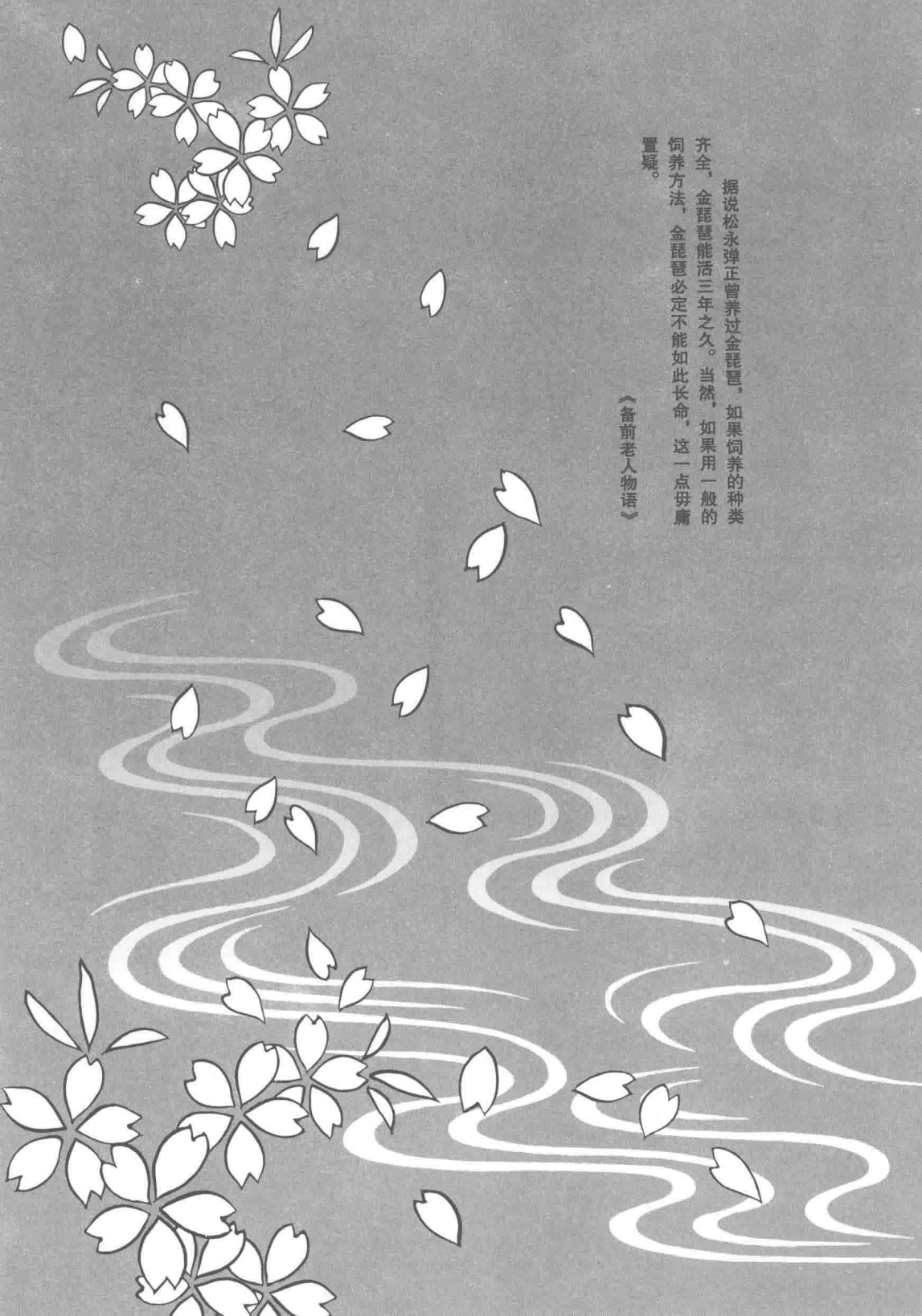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黎明叛变者・下



据说松永弹正曾养过金琵琶，如果饲养的种类齐全，金琵琶能活三年之久。当然，如果用一般的饲养方法，金琵琶必定不能如此长命，这一点毋庸置疑。

《备前老人物语》



所谓年老，真想让其发生在积累智慧之后啊。

——《李尔王》

或跳双剑弄七丸，或舞木人斗桃梗，能生人之态，
殆近鱼龙漫衍之戏，变沙石为金钱，化草木为鸟兽，
能惑人之眼。

大江匡房《傀儡子记》

元龟三年正月，一路奇异的木偶艺人出现在甲斐国。

正月对于各路帮派来说都是一个大捞一笔的好机会。尤其是武田信玄所处的这一极度繁荣的甲斐之国，就更会有不少靠杂耍卖艺谋生之人从各国汇聚而来。

当然，其中混杂了许多武田信玄所秘密派出的细作。这些细作常年在外为信玄搜集情报，到了年终才会返回。这些细作们对信玄忠心不二，他们纷纷乔装改扮成巫婆或神社道士等，夹杂在卖艺人中间。正因为有了这些细作作为耳目，武田信玄才可以足不出甲斐府的杜鹃崎馆便可通晓日本六十

多个州的大小事情，也因此而得名“长脚方丈”。

在这样繁华的甲斐之国，耍木偶的人丝毫不让人觉得罕见。虽然甲斐国的人们平时看惯了杂耍，但是当这群耍木偶之人在流经甲斐府的相川^①的河滩一带出现时，还是立刻引起了甲斐国人们的注意，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其实说是一群，也不过两人。其中一人身着白色道袍，头上戴着的一个物件几乎遮盖住了面部；另外一人则上身穿漆黑的小袖衬衣，下身穿黑色皮革的和服裙裤。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匹背驮货物、瘦瘦弱弱的马。

定睛一看，那哪是两个人啊，分明只有一人！是个全身黑衣的白胡子老翁！他的打扮与这新年喜庆的气氛极不相符。但那个穿着道袍的“人”是……嚯！原来是一个木偶！

街上的行人都看呆了眼。是啊，有谁见过这般逼真的木偶！人们边口中惊叹着，边纷纷聚集到河滩来。

有如石雕泥塑般矗立在河滩的这个浑身雪白的木偶，和真人一样大小。方才从远处看以为是蒙面物的东西现在看来像是戏剧中使用的狮子假发。这团假发在太阳的照射下，一根一根，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这个木偶看上去像是极其沮丧一般，头耷拉着，卷进了一团金色漩涡中。

在木偶的旁边，是那个全身黑色装束的小个子老翁。他

① 河流名称。

正在无精打采地往用鹅卵石搭架起来的炉灶里添柴火。在这个匆匆搭起来的炉灶上支放着一只扁平茶壶。茶壶里的水正沸腾着。这只茶壶闪烁着和木偶的头发一样金灿灿的光芒，滚滚的蒸汽从金黄的壶盖儿四周喷腾而出，神速般地在空中打着转。在炉灶旁边，简陋地摆放着碗以及一些茶具。空中，还有一面迎风飞舞的旗子，上面这样写道：

“茶钱，黄金百两不嫌多、铜币一枚不嫌少。不给钱白喝也无妨。只是，这世上没有比白要他人之物更昂贵的了。”

这话像在愚弄人一般，笔迹却十分漂亮。

大概是看人聚得差不多了，那老翁猛然间站起，取下金黄色的壶盖儿，漫不经心地倒出茶来。

这时，那个木偶扬起脸，轱辘一下翻起了有如象牙般的白色眼皮。这下，人们看到了它那颗翠色玉石般的眼珠，惊讶之下人们一时间交头接耳。接着，那木偶轻快地举起两条修长的胳膊。胳膊上还有细小的关节，甚至连手上还安上了人造的指甲。木偶嗖的一下将抬起的手臂指向了天空。紧接着它迈动双脚，稳稳地踩在鹅卵石上，在看得目瞪口呆的人们面前优雅地跳起舞来。

它跳着跳着，便开始张口说话了。那看上去像是用珊瑚树的木头制成的红红的双唇一张一合之下发出了“请喝茶呀请喝茶”的话语声。

这说话声使得人群立刻炸开了锅。大家欢呼雀跃道：

“瞧！那木偶说话了！”

说罢人们便争先恐后地跟老翁要茶喝。顷刻间，茶钱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不远处。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那个木偶好奇怪啊。”

“我倒觉得那些茶具更奇怪呢。”

“我去会会那个木偶！”

“嗯，我这就去惠林寺一趟。那儿的住持对茶颇有研究，我必须去请教请教。”

“我去鼓动鼓动那些木偶怎么样？”

“好，最好秘密解决。”

“那阁下打算怎么办？”

“这件事让山县老爷知道了就不妙了。”

“一直以来，正月都是最关键的，江湖各路人都会成群结队而来。”

“你就庆幸风魔没有发狂吧。也不知服部能狩到多少啊？”

“十个左右吧。这已经比去年多一倍了呢。”

“今年与往年不同啊。连和北条的同盟也会回来。”

“在那件大事之前吗？”

“我也不清楚。唉！你别先走啊，等等我。”

日头已经西斜。松永久秀只身一人在河滩。那个木偶已经不见了。只剩下炉灶里几团残火在微弱地燃烧着。茶具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靠放在炉灶旁的鹅卵石上。白天蜂拥一般来喝茶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都散去了。但是不知道从哪儿跑来的十几个小孩子，在远处远远地围着，动也不动。

这时，一把细长的剑从久秀的手里嗖的一下飞到了空中，在头顶划过一条抛物线后，被久秀漂亮地接住了！接下来！一把、两把、三把！剑在久秀的手与天空之间以椭圆形飞快地飞走着。

看到这个情形，孩子们当然更不愿离去了。久秀还在增加着手里的剑。四把！五把！久秀不断地从布袋里取出剑来。和着久秀耍剑的节奏，孩子们开始忘乎所以地轻轻拍起手来。他们已经完全入迷了。第六把剑！这时孩子们兴奋地欢呼起来！第七把！就这样，七把剑在空中升起又落下，在夕阳的余晖中闪闪发光。

久秀在凑近的孩子们围成的圈子里继续默默地表演着。突然，河滩出现了一群匆忙赶来的男子。这些人嘴里嚷着：

“走开！走开！想被拐骗走是吗？！”

孩子们吓地忙向四面逃窜开来。那群人扔下四散逃去的孩子们不管，径直向久秀奔去。

他们对着久秀喊道：

“喂！你是何许人也？！”

“我问你。那个卖茶的老头是不是自称果心居士？”

久秀充耳不闻，继续耍着自己的剑。

“你的戏法耍得不错嘛。但是，你小子在国境出示的周游许可文牒虽然乍看几可乱真，但是仔细看来是假的吧！嗯？！”

最前头的大汉一副凶神恶煞般模样，说话时露出了丑陋的大板牙。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是骗子也好，不是骗子也好，总之既然是木偶就得按木偶的方式来解决。我不会取你性命的，但是，绝不能再允许你继续在这耍戏法啦！”

说罢，那些大汉便迅速将久秀团团围住了。共有七人。他们每个人都长得结结实实，手里拿着自己擅长的武器；长刀、长卷轴、短柄矛、六尺硬棒、劈柴刀、斧子，样样钝器都在夕阳下闪着混沌但可怕的光芒。

但久秀手里的杂耍并没有停下来。他说道：

“唉……真扫兴。我还以为是细作呢，原来只是木偶而已。”

久秀边说边继续顾自玩着杂耍。

听了这话，一大汉手持大刀，气势汹汹地冲到久秀跟前，大呼：

“你这家伙！满口胡言乱语！看招！”

伴随着他那咄咄逼人的尖叫声，久秀把七把剑同时抛向头顶上方，七把宝剑闪着夕阳的光辉从头顶齐刷刷地落下，哗啦啦一排猛地插进了地里，直挺挺地立在那里了。

一群人急忙闪躲。那一大汉将地的剑拔起，用力一挥，

冷笑道：

“哼哼。原来是吓唬人的！你这剑又轻又细，连皮都难碰破吧。看我的宝剑，一剑下去可是要砍到骨头的！我是取你的胳膊还是大腿呢？！”说罢，便举刀拉好了架势。

久秀此时已是双手空空。他盯着那大汉，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道：

“尔等蠢材，莫非没有看出来我是在戏耍你们吗？哼哼哼，尔等的脑子莫不是被木偶人买走了吧？唉……真是无趣。”

“少啰唆！”

那大汉大声呵斥道。

久秀开始行动了。他右手触碰到了立于面前的剑，左手同时去拔旁边的另一把剑。说时迟那时快！手拿短柄矛和六尺棒的两个大汉竟连喊出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倒下了。剑从二人的喉咙直穿过去，只见那两人战栗着……抽搐着……

不知何时，久秀双手已经又多了两把剑了。“这把剑不是用来砍的，而是用来刺喉的！”

“你这家伙！”又上来一个大汉，他气得直发昏，对着久秀挥刀乱砍。而久秀却如行云流水般在对方的刀光剑影中轻松地闪躲着。剑在久秀手中灵活地挥舞着，眨眼间已经伸向了对手的喉咙。

接着，又有两人攻上来了！

“如果真是果心居士的话，只能将你直接杀掉了！”

他们趁势攻上来，把刀高高举过头顶，狠狠地砍下来。

久秀双手叠剑成十字状，一边招架住了那长卷轴，一边说道：

“别看这剑又细又轻，两把合用的话可是威力无穷啊。”

话音未落，但见久秀一脚踏再那大汉的肚子上，顺势翻了个跟头。这时有一人在暗中伺机将斧子劈向了久秀。久秀又一个后空翻，竟以身体后仰的姿势静止于空中了。本来是要砍中久秀双脚的那把斧头，被其一闪，便徒劳地飞向了空中。久秀从空中飞落，像大鸟一样立于插进地里的刀柄上。

“看，真是把坚固的宝剑啊，居然可以应付得了如此激烈的特技，真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啊。”

久秀像大鸟妖怪一样大笑着。扔斧头的大汉看难以招架，便想夺路而逃。见此情景，久秀从右手旋飞出一把利剑，一下砍断了那大汉的脚跟！

“看见了吧！砍脚是要这样瞄准的哦！”

久秀得意的说道。

还剩下两人。这两人看着同伴在地上痛苦打滚的样子，不禁怒火中烧，决定来个鱼死网破！

他们分别从两边砍杀过来。久秀稍一用力，脚下的剑好似弓一样被压弯了。身材矮小的久秀如大鹏展翅一般从剑上腾空而起。

那两人从下向上，来了个海底捞月。久秀蜷缩住上半身，从刀光剑影中闪身掠过，一跃就出现在了那其中一人的身后了。刹那间，左手的剑已经脱手！那宝剑一下就从那人的脖

子穿透过去了。

久秀面无惧色，他伸手拽起一个正在吐血的大汉，当作盾牌挡住了最后一人猛然砍过来的凶器。久秀伸手抓向插在地上的一把剑，也不知那把剑是怎么被拔出来的，只见像是被吸进了久秀的手中一样，插在地上那把剑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顷刻间，空中散落的并非血肉，而是折断的长剑相互碰撞而迸射出的火花。

久秀的手掌不知何时已被厚厚的铁甲所覆盖。

久秀口中念道：“也不过如此。”边说，边缓慢地拔出剑来，略带倦意地将剑刺透了那人的喉咙。

久秀屏气凝神，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经过一场激烈厮杀，久秀这时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缓慢地靠近那个被砍伤了脚跟正痛苦不堪的大汉，抄起脚下的一把剑，连看都不看那人一眼便将之一剑封喉了。

久秀终于松了口气，像一根突然松了的弦，一屁股坐在河滩不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呼吸困难起来！他咕噜咕噜地咽着口水，用嘶哑的声音喊到：

“果心……”

接着他又剧烈咳嗽起来。

“……果心！……”

久秀大叫一声，头猛然间耷拉下来，闭上了眼睛。

马背上驮着的大箱子被打开了。一团金色的毛发从箱子中升起，在夕阳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紧接着探出来的是一张惨白的脸庞。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随着这轻轻的一声话语，木偶飘然落在河滩之上。它那翠绿的眼睛里映衬着的是满头苍白头发的久秀。

“唉……真不想上年纪啊。”

久秀微睁双目，嘴里不住地念道着。

“多日不见，你竟然昏聩到了如此地步啊……”

果心合上硬邦邦的手掌，一边嘲弄着说着，一边开始在久秀周围疯狂地跳起舞来。

久秀一边轻轻地摇晃着手招呼着果心，一边说道：

“是啊，正是因为老了才更需要人帮助啊。”

果心仿佛被那摇晃的手指所诱惑似的走了过去。忽然，它那金色的头发被久秀按住了，久秀说：“那就当我的胯下之马吧。”

在果心的连连叫苦声中，久秀那穿着黑色皮革的脚却已跨过果心的脖子。争执片刻后，木偶还是把久秀扛在肩上站了起来。久秀那干瘦粗糙的手像抓住缰绳一样抓住了木偶的金色长发。

果心尖声叫道：

“为什么非要骑着我？”

久秀应答道：“别啰唆了，要是现在被这甲斐之国的细作